

灾难终将过去

思考却永不会停息

孤海8日谈

那 多等◎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孤海八日谈/那多等著.

—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3

ISBN 7-208-04771-5

I. 孤... II. 那... III. 寓言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7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66094 号

责任编辑 黄建章 苏义宁

封面装帧 傅惟本

孤海八日谈

那多等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

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24 印张 4.75 插页 30 字数 72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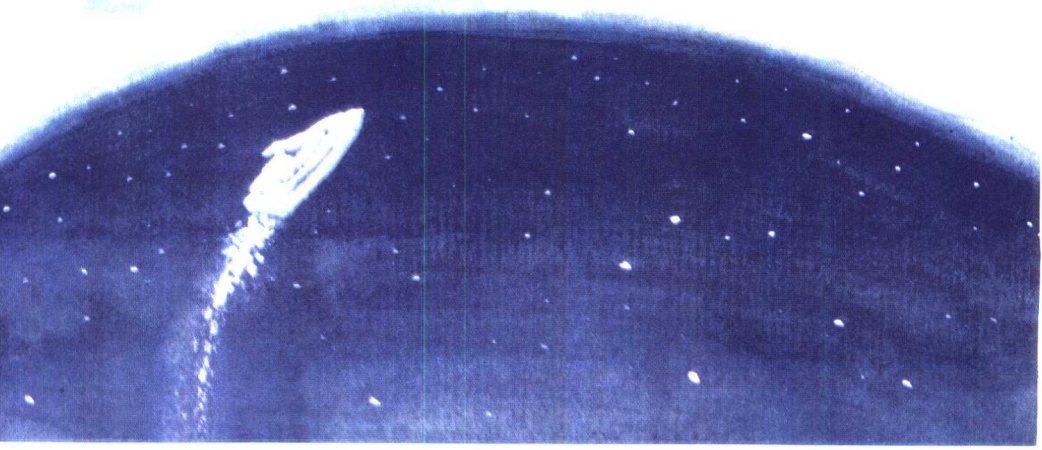
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6,000

ISBN 7-208-04771-5/I·106

定价 16.00 元

本文故事纯属虚构



目 录

第 1 日寓言 永生 9



第 2 日寓言 谣言链 21



第 3 日寓言 隐身传说 35



第 4 日寓言 狮子之死 53



目 录

第 5 日寓言 伊斯加笛声 69



第 6 日寓言 在波斯草原上 81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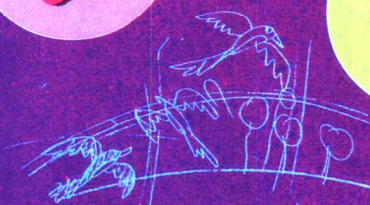
第 7 日寓言 拯救天堂 97



第 8 日寓言 诅咒 115



孤海8日谈



那 多 何 平 七月人 石 普 张 葳◎著
郑昌涛◎绘图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那些我们曾忽略的、
我们曾忘记的、
我们曾恐惧的、
我们曾厌恶的，
却在 SARS 中蓦然浮起，
原来它们始终在我们的身体里，
从不曾离去。

灾难已经过去，
留下我们直面自己的心灵。



八个朋友，在这大海之中，孤舟之上，还能干什么呢？





人们开始寻找各种各样的方式使自己更安全一些,而这艘游轮上的八个人,本书的主人公们,选择了一种在他们看来最为安全的办法。

在这艘名为“乌拉”的游轮上,载着足够八个人生存 40 天的水和粮食,以及药品等其他必需品。他们将在公海上停下来,静静地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生活 40 天,然后再回到香港。40 天之后,天气会热起来,相信一切都会好转,到了那个时候,或许他们被感染的几率将变得很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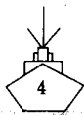
当然,他们已经想好,如果那个时候依然情况糟糕,就把水和粮食补充一下,继续回到海上生活下去,直到安全的时刻来临。

至于他们的工作,——天,在这样的时候,谁还管得了这么多!况且这些对自己的专业深具信心的男人们,确信就算最后被公司开除,也会很快找到一份新的工作,薪酬或许比原先的更优厚。

很快,“乌拉”进入了公海,马达的轰鸣声停了下来,这艘淡蓝色的游轮在深蓝色的大海上漂浮着。锚触到了海底,轻微的震动传到船身,我们的故事,就正式开始了。

刘亦伟,“乌拉”的主人,是一个拥有三家贸易公司的商人,36 岁。

项守成,律师,经常给重刑犯辩护,34 岁。



楚思汉,骨科主治医师,28岁。

王运财,建筑工人,25岁。

张良,快餐店老板,41岁。

叶槐,电脑工程师,31岁。

段文成,专栏作家,35岁。

丁敬泽,专教劲舞的舞蹈老师,29岁。

这是一个奇怪的组合,追究这个组合是怎样形成的并不是个好主意,这将耗费大量的时间,光看这八个人的职业,你就可以想象到他们之间要产生这样坚固的友谊,经历了多少的曲折故事,其中必然也有许多的巧合与偶遇。重要的是,他们已经是朋友了,已经是一群可以放心在这样的孤舟之中守望相助 40 天的朋友。尽管在这样的碧海之上,蓝天之下,他们还未能完全抛开那该死的 SARS 压在心头的阴影。



下午一点的时候,所有的人聚在舱房里吃午饭,狭小的空间里挤了八个人,气氛有些压抑。他们没有开电视,因为他们知道一打开这个方匣子,无论切换到哪个频道,都会看到有关 SARS 的消息。现在,这些刚刚从城市噩梦中出走的人们,不愿意再看到和 SARS 有关的任何讯息。

可是时间真的很难熬,只不过是第一天的下午,想到将要就此度过 40 天漫长时光,大家已经颇有些耐不住寂寞了。





“玩牌吧。”这是王运财的提议。

于是他们分成两桌，就这样在船舱里一圈圈玩起牌来。可是不知为什么，一个多小时牌打下来，气氛依然沉闷得可怕，往日在牌桌上的高谈阔论不见了，每个人在摸着牌的时候，心里总是在想着各种各样的问题：

——W 城不知道怎么样了？

——今天新增的病例又有多少？

——这场可怕的灾难还要持续多久呢？我们要躲一个月，两个月，还是需要更长的时间？

——万一局面不受控制怎么办？到底会死多少人呢？

尽管他们正在远离 W 城的大海上打着牌，但这种恐惧依然牢牢地包裹着每个人的心。他们偶尔在牌桌上相互凝视，对方的眼神里同样写满了忧愁。



丁敬泽深深地吸了口气，就算是在跳最热的劲舞的时候，他都从没觉得像现在这么呼吸困难过。“哗”的一声，他把牌推了出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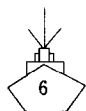
“不打了。”

其余七个人都停了下来，看着丁敬泽。

“那叫我们干什么呢？”楚思汉问。

大家都不作声。

是啊，还能干什么呢？在这大海之中，孤舟之上。



“讲故事吧，我们讲故事吧。”段文成突然打破沉默。

“有点像《一千零一夜》啊，讲完了，就要被杀头了。”刘亦伟说。

“说什么呢？这么不吉利，是像《十日谈》才对，不过，我们大概要‘四十日谈’了吧。”项守成说。

“谁先开始，你吗？”叶槐问段文成。

“好的，”段文成点点头，“我想说的故事，是关于……关于死亡的。”

所有的人都在心里抽了一口冷气。

于是，段文成就开始讲述他的故事。



第1回
寓言

永生





永生者居住在永生者之城中。

据记载，那是一座不可理喻的城市，它建立在一块黑色岩石的台地上，台地高不可攀，浑然一体的城墙找不到一扇门，只有从地下巷道通向城市。



但是地下巷道的圆形房间有九扇门，其中八扇通向骗人的迷宫。迷宫里有着复杂而危险的机关，并且没有出口，运气好的人可以回到原先的房间，重新进行永生的选择。只有一扇门通向一个有真正出口的迷宫，一个比其余八个大八倍，也危险八倍的迷宫。如果能够找到那个惟一的出口，就可以到达永生者之城，成为永生者。无数人曾经努力过，他们在地下巷道里像苍蝇一般撞来撞去，但大多以失败而告终，成为迷宫中随处可见的枯骨中的一员。

永生者之城整个是灰白的，建筑的形状各异，共同点是它们都毫





无意义。

城市里到处是柱头、半圆饰以及凭空而来的城墙，扶手倒装的阶梯蜿蜒地在穹隆上盘旋了几圈后突然中断，不知通向何方，有的房间正中央是通往地下的枯井，而华丽的窗户是倒置的，从那里向室内伸出栈桥。

“除了极其古老之外，它给人的印象是无休无止，难以容忍，复杂到了荒唐的程度。”这是所有永生者们对永生者之城的一致观点。

永生者不会自然死亡，甚至寻常的伤害也无法置他们于死地。据说成为永生者之后，要死变得非常困难，需要遵循神的指引，历尽艰辛才能达到。所以如果永生者只是安安静静地呆在永生者之城里的话，就永远不会死去。由于永生者之城的神秘力量，永生者们从不交流，彼此视而不见。城市的晚上一丝风也没有，日子长得叫人无法忍受。



永生者阿尔戈不知道自己究竟活了多久，一天他梦见了自己的死亡，这梦境十分离奇，阿尔戈梦见自己先是被熊熊烈火所焚烧，然后又被投入深不见底的水中，最后巨石压顶而死。

阿尔戈对自己的梦境深信不疑，他认为这就是神的指引，于是他决定动身离开永生者之城，去寻找梦境所预示的死亡。对他而言，永生使一切事情变得如浮云一般毫无意义，而梦境也许是惟一真实的。

如同不知多少年之前，阿尔戈进入永生者之城时的困难，要出去也同样艰苦。地下城的宏大迷宫困住了阿尔戈很长一段时间，但他

